

随
笔

春天的颜色

王祥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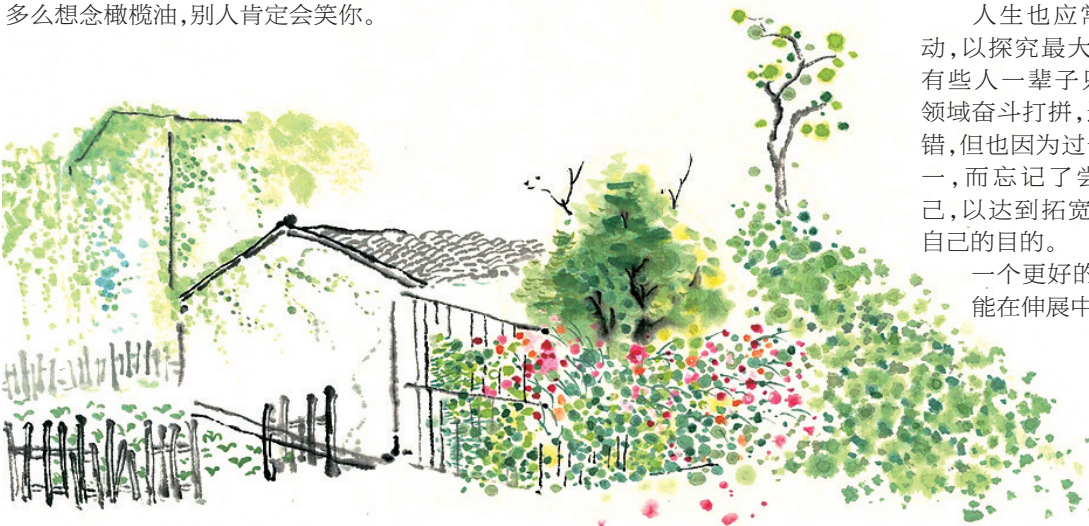
关于春天的颜色王安石曾经说过“春风又绿江南岸”，他这七个字来得真是好浩荡，自从他写过这样的一句，别的人再也做不出像样的句子可与他一比。想他当年坐一只小船浮在江上，除了看看两岸山色，想必还会喝喝酒，或吃点什么，我是没有学问的人，至今都不知道宋朝人都有些什么好吃的，尤其他们是拿什么东西来下酒？因为这个问题我最近还特意查了一下花生的历史，花生传入中国要比胡豆晚，大约在1530年，先是传到中国的沿海一带，然后才进入内地，所以说王安石并没有吃过花生。

日本的花道家田中昭光说迎接春天到来的花大多都是黄色，他这句话说得极有道理，是观察过的，而不是信口胡说。别的不说，一年四季先开的腊梅就是黄颜色的，从没听人们说过谁见到过红色的腊梅，这是没有的事。腊梅之后的迎春花照例也是黄的，迎春开花是泼泼洒洒，是左泼一下，右泼一下，这么泼一下，那么又泼一下，不知道它是从什么地方搞来那么多黄颜色，到处泼来泼去，到处泼来泼去，于是，春天就给它这么泼来了。

我这个人，是看到花也会想到吃，但我不知道迎春花可不可以吃？如果它也能像藤萝花那样用来蒸藤萝饼多好。还有田头那些俗称“婆婆丁”的蒲公英，自然也是黄的。蒲公英的花可以吃，一小朵一小朵拖了面糊炸出来还挺好吃——起码是不难吃。日本人不管什么都会用来做天妇罗，这个叶子那个叶子或者是一大段亮紫的茄子直接拖过面糊放油里去炸，还有黄瓜花，居然也可以做天妇罗，这完全要看早上起来天妇罗师傅碰到了什么。

黄颜色鲜明爽朗，让人眼睛舒服。日本作家田山花袋在他的一篇小说中这么写道，“主人公躺在那里，两眼望着外边，对他的女朋友说，‘等到油菜花开过后我再死吧，我要再看一次油菜花。’”

油菜开花，动辄是一大片又一大片，黄得让人心亮，所以各地都好像有油菜花节，油菜花的最终作用当然是结籽榨油，我吃的油里边菜籽油居多，我从小就吃这个，说它好，好像是太普通了，真还让人想不出它的好，说它不好呢，老不吃还让人想得慌。至于已经在中国贵族化了的橄榄油，吃不吃也就那样，你要是对别人说我有多么多么想念橄榄油，别人肯定会笑你。



博
文

北方的春天

韩浩月

此刻的北方人正在集体等待春天。从名义上看，立春已经过了，从月份上看，时间也已经到了，从心态上看，人们也跃跃欲试了——春天再不来，有点说不过去，可惜，北方的春天就是这么矜持。从暖气房子里走出来，迎头便是冷空气扔过来一闷棍，忙不迭地后悔穿少了，我就常是这样，下楼扔个垃圾，旋风般一个来回，尽量避免在外多待一秒钟，尽快躲回家里暖和，东北人有“猫冬”一说，“猫春”这个词在北方，也是合理的存在。

越往北，冬天越长，冬天越长，就越容易忘了春天的模样和滋味，大家嘴里聊着春天，心里想着春天，可若不是春天的那缕风吹到脸上，是没法由衷地发出那句“春天真来了”的赞叹。我没在东北待超过一周，没法准确描摹东北冬天的样子，但北京的冬天我是熟悉的。北京的冬天因为干燥，严格说来不算太冷，就是基调太灰了，干枯，浓稠，下过雪也不行，春天的那点绿，想要钻出来，显得特别艰难。

北京的冬天漫长，得熬着，熬到3月15日停了供暖，熬到4月初清明节去郊区放完了风筝，再熬到“五一”假期，北京才算进入了春天，风由硬变软，暖融融的了，街上人的表情，也明显变得柔和起来，走路脚步不总像躲着什么似的了。北京的春天很短，且飞絮不少，但北京的春天一样也是很嫩的，常见迎春花的嫩黄，在墙边一丛丛地怒放，还有杨树与柳树抽出来的嫩枝，在头顶飘摇，北京的春天一来，人们就迅速遗忘了冬天到底有多漫长，迅速调整到了入春乃至入夏的状态中去了。

北京一年到头都是个快节奏的城市，最适合磨蹭的日子，

也就春天那短短几十天，短不过十来天，最长给人的感觉也就是一个来月，所以让人产生偷工减料的印象。但若是能在北京的街头磨磨蹭蹭地晃荡几个小时，也算往回找补了一些。

南方的春天什么样，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我没在南方经历过春天，去过一些南方城市，一年四季无论哪个季节从机场乘车进城，一眼就能看到绿叶和鲜花，躲都躲不开，所以在我印象里，南方大多数地方，没有夏秋冬，只有春天，而且是季春，或者说盛春。南方的早春，是不是只有南方人才能辨别出来？对于北方人来说，一看见满眼绿和满眼花就晕了，找不着北，也找不着南了，若是空气里再多些来自大自然深处的香气，就更会晕，所以一到南方，我的头脑总是不如在北方清醒。

北方人稀罕春天，也总埋怨春天太短，但要说多珍爱春天，也算不上，北方人对春天的态度，就像出远门的亲人、熟人回家了一样，打完招呼，热络个三五分钟，就各忙各的去了，因此北方的春天在拥有那股热闹生猛劲头的同时，也悄然藏了些失落感，恐怕就是受不了这种失落感吧，北方的春天总有些紧锣密鼓的意思，各种植物、花朵不分昼夜，你方唱罢我登场，等春天结束，进入夏天，北方一下子又显得漫长起来。

说实话，我挺喜欢北方的春天，不排除在南方待久了，对比之下，会觉得南方的春天好，但就目前的体验来看，北方的春天干净利落，不黏黏腻腻，浓度到了就一下子全绽出来给你看，临结束了就“咣”一声响鸣金收兵，走出春天的人，该干嘛干嘛去，把春天忘了也没关系，反正再经过下一次冬天难熬的等待之后，春天还会来。

心
语

伸展自己

徐悟理

做广播体操时，有一节叫伸展运动，将全身都伸展开。做完后，人会觉得放松舒适。

人生也应常做伸展运动，以探究最大的可能性。有些人一辈子只在擅长的领域奋斗打拼，这固然没有错，但也因为过于专注和单一，而忘记了尝试伸展自己，以达到拓宽自己、丰富自己的目的。

一个更好的自己，常常能在伸展中出现。

有关“金银财宝”的概念和价值应该来源于课本、电影和小人书上，但小城镇的男生对此从未有过眼见为实。成年后，准确地说是母亲去世后凝视着她和父亲的结婚照时才发现，除了郎才女貌马褂旗袍外，更有母亲耳畔颈间温润晶亮的珠珠翠翠们照耀着她美丽端庄的面庞。似乎，那一刻起，我才真正认识了首饰。

15岁那年，我决意不上高中了，执着地要为改变贫困的家境贡献一个男人的力量。母亲和她生的四男四女只靠父亲一个人40多元工资生活，所以我眼里的妈妈就是从来不会休息睡觉的“超人”：顶着一张电影明星的脸，永不停歇地在里外两间屋里和面蒸馍洗衣缝被冬捡柴火夏絮棉裤……我做临时工的工厂离家约5公里，当务之急得有一辆自行车。头天晚上就见母亲在里屋柜底里掏翻着，一早醒来，她就督促我麻溜点洗漱吃饭然后跟她去趟银行。出得门来，母亲才说要变卖陪嫁的首饰给我买辆自行车。

记
忆

母亲的首饰

林 安



那时县城里只有一家银行。母亲把一只窝瓜大的布包摊开来让工作人员过目，我也头一回见识了所谓的“金银财宝”：倒也色彩斑斓却没有光芒四射。工作人员是位中年妇女，只见她用不大点的工具把首饰上的珍珠玛瑙翡翠玉佩全部拆除后金银分开过秤计量然后告诉我们：80。揣着80块钱出门时，我和母亲几乎同时回头，只见中年妇女正在像清理垃圾一样把桌上地上的珠宝碎屑扫进铁皮簸箕里。第二天，父亲用80块钱换回一辆二手二八大杠自行车，没铃铛但自带音响。一刻都不敢耽误，我把自行车修旧如新，骑车高唱“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驶向工厂。

见到母亲戴首饰已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了。姐姐们买来的饰品让母亲的颈上腕上耳垂上熠熠生辉，更显得老太太气度不凡。就想着，那一捧陪嫁的首饰可曾伴随过母亲无忧无虑的青春岁月？母亲出身富庶，样貌美好，像极了电影演员向梅，只是养在深闺没有出来念书而已，却因自带贵气安静贤淑眉目间写满了风调雨顺。如此，首饰于母亲而言也就不甚重要了。巧的是，做临时工两年后我考入当时变卖首饰的银行工作，与接待我们的中年妇女成了同事。提及往事，女同事说有印象，你妈一看就是有家底的人。

记不得那辆二八大杠的下落了。入职不久我就添置了新飞鸽，以后再换凤凰摩托车。除了补贴家用，我总让母亲口袋里有钱却从未想到给她老人家买过首饰，直到她离世前把姐姐们给的耳环项链手镯各自奉还为止。

年过花甲之后，母亲的形象总是伴随着泪水和那一捧首饰在我眼前显现。我年轻时没有哭过，如今却总在感叹对曾经拥有的东西没有珍惜，不懂得与它们告别，更不知道有一天需要证明过去的真实存在。比如那辆80块钱的二八大杠，还有，即使当垃圾处置了，我和母亲为什么不把那些珠玉们留下呢？